



今天的南博不仅是一座博物馆，更是一座文化智库。它拥有六个专业研究所，**涵盖考古、文物保护、古建筑等多个领域，形成了一院六馆的独特格局。**

术的宝库。其中具代表性的有：清宫瓷器，殷墟出土文物，赫哲族、彝族、纳西族、傣族等民族文物，东海大贤庄的旧石器，吴县、武进等地的新石器时代玉器，仪征、丹徒等地西周和春秋青铜器，汉代窖藏及墓葬出土的金兽、铜壶、银缕玉衣、木刻星象图、画像石等，六朝青瓷器和画像砖，扬州唐城的三彩陶，南唐二陵的壁画等。书画藏品中有宋赵佶、阎次平、“元四家”、“明四家”、“清六家”、“金陵八家”、“扬州八怪”和近现代徐悲鸿、傅抱石、陈之佛等名家的代表作品；宋元以来朱熹、祝允明、文徵明、黄道周等手迹；另有各种碑帖拓本，著名的有宋拓“敕”字本王羲之十七帖、孔庙碑等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年考古发掘品、少数民族文物、外国文物、宫廷器皿、清代文书以及日寇投降仪式的文物，都是全国独有的罕见品，科学价值较高。如新石器时代“玉串饰”，战国“错金银重络铜壶”“郢爱”，东汉“错银铜牛灯”“鎏金镶嵌神兽铜砚盒”，西晋“青瓷神兽尊”等，皆为首屈一指的精品文物。其中，西汉“金兽”是我国出土古代黄金铸器中最重的一件，重达18.2斤，2024年5月，南京博物院“无尽藏——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”展。



工艺精湛；东汉“广陵王玺”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枚汉代刘姓诸侯王金印，篆文端庄遒劲；南朝“竹林七贤与荣启期”模印砖画，是我国现存最早、保存最好的砖画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；明代“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”是现存唯一完整的明洪武官窑带盖梅瓶，印证了“以红为贵”的礼制。

1933年中央博物院建院之初，就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建院宗旨：“为提倡科学研究，辅助公众教育，以适当之陈列展览，图智识之增进。”在蔡元培、傅斯年、李济等诸位先贤和新中国成立后曾昭燏等人的带领下，南京博物院在收藏、陈列、考古发掘、科研、出版等方面，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今天的南博不仅是一座博物馆，更是一座文化智库。它拥有六个专业研究所，涵盖考古、文物保护、古建筑等多个领域，形成了一院六馆的独特格局——历史馆、特展馆、数字馆、艺术馆、非遗馆、民国馆，共同构筑了这座穿越时空的文化殿堂，正所谓“金镶玉成，宝藏其中”。

追溯历史，不难发现，南京博物院创建于国家动荡时期，发展于新时代，它不仅是一座城市博物馆，更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存档。这里珍藏的，不仅仅是江苏的历史记忆，更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，在战火纷飞中为自身文明坚持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。难怪有熟悉南博历史的网友调侃——当你在为预约南博门票拼手速时，你抢的不只是一张参观券。你抢的，是一张通往中国顶级文化学术圈的“旁听证”。你脚下踩的，是民国国家级学术机构的遗址；你眼前看的每一件国宝，都可能正在被隔壁楼的学者用最新科技手段“问诊”。这种沉浸感，是任何一座单纯以“馆”命名的机构难以提供的。